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八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施　華

記纂淵海卷八十四

宋 潘自牧 撰

民業部

治家

經閑有家悔亡易 家用平康書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孝經 子嚴家無格虜韓非子 教護其家父母之則也管子 王凝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蓄

備則散之親族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文中子）

史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左傳夫子謂范會也）田嬰使文主家（史記本傳）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傳）教笞不可廢於家（史記律書）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予之絲繭凶取帛絮與之食　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

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故其智不足以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史記貨殖傳）

鞭扑不可弛於家（前漢刑法志）

范蠡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散後遂至巨萬（漢書貨殖傳）

萬石君居家子孫申申僮僕訢訢（西漢石奮本傳）

任氏折節力田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

蓄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西漢貨殖傳　李通之父守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庭東漢本傳　蜀王顒曰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内嚴若朝典　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物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若奴婢鷄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通鑑三國　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犯

其法度者通鑑晉海西公紀

李巽雖在私家亦置案牘簿書勾檢公署焉唐書閨門落然不聞人聲唐憲宗紀房玄齡治家有法度新唐書

集善統其家慈訓其子白傅集囊篋細碎無所遺漏韓文

屋舍

經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次之居室為後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

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禮記）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尚書序）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淮南子）史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左傳）開第康莊之衢（史記孟子傳）詔為列侯食邑者賜大第室食二千石從之長安受小第室（前漢高紀注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宣帝賜霍光家第一區（前漢傳）平恩侯許伯入

第益寛饒往賀西漢益寛饒傳新第成功堅西漢董賢傳紀瞻立宅於烏衣巷晉書郭洋為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曰長史宅三輔決録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往與兄遊行牀帳儼然櫺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往裴楷别傳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舒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王隱晉書石崇有别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晉書本傳高門邃宇北史虢國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號

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茍失一物不敢受賞通鑑唐玄宗紀大臣將帥宦官競治第宅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唐代宗紀裴度治第石林幽勝燠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瀟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唐書本傳

傳記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為春秋繁露陳秀公治第潤州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肩輿一

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沈括存中述筆談

集夏屋廣大沙堂秀尺　高堂邃宇層臺累榭網戶朱綴砥室翠翹楚辭幽堂晝密文選七命仰視兮雲屋班婕妤賦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西京賦十廡萬室蜀都賦金鋪交映玉題相輝蜀都賦累棟重霤茸墻冪室左太沖魏都賦既節比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　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何晏賦　邃宇列綺窗蘭臺接羅幕

甲第崇高闥有所思行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美女篇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王延壽賦為之者勞居之者逸大廈耽耽　東西膠葛南北崢嶸　土木丹彩光色如新陳子昂賦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太白集高飛燕雀賀新成杜詩四壁含清風韋應物集樓閣玲瓏五雲起白侍郎高樓太觀金堂玉戶唐李愈東都集經之營之門房洞寮列舉豐廚危危掀掀皇甫湜廊腰縵回簷牙高啄杜牧之

園池

經始命有園囿之樂焉詩註

史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左傳深林絶澗有若自然東漢馮異傳

奇禽馴獸飛聲其間同上

襄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晉書山簡傳

宋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閒想也世說上

美樹高墉北史

穿池種木小寄情賞南史徐勉傳

裴度治第石林幽勝烟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唐書本傳

林薄

蒙翳唐書孟郊傳文宗用鄭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唐書

集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畆楚辭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鬱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别二李耀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

郁棠之屬繁華濃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荽音綏芬芳蘘荷依陰蒔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潘岳閑居賦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歸去來辭廬園棲巖文選詩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鮑明遠代君子行岸旁花柳看勝畫浦上樓臺望是仙張九齡詩香泉草豐潔杜詩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韓詩水容與天色此處皆綠淨　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椔翳郤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岈

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韓文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輂山石溝澗壑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而望遠豈不欲家喻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

以白雲為籓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　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　清風自生翠煙自留　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決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兹地非人力也豈天墜地出設兹神物柳文春之日衆木華折岸鋪鳥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龍髯馨摘奇

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蕋雪飛沂泝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絶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乎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甍沈沈皓歷如霜羽扇不揺南軒清凉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蓊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綻琴端若景物廓如月委浩素水涵空虛鳥鷩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

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彤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裳憑軒倚楹瑶堦如眞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氷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呂温作虢州三堂記豈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竹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皷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呂叔和文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洞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陰陽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白樂天集四埀無潵萬景全入落花芳草

無人處劉賓客　花香逐陶令草色對王孫劉長卿　峯奪香爐巧池偷明鏡圓沈文卿　當門竹勝簾姚少監　俗塵不飛人意自遠劉賓客

本朝溫公營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景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明道集　朝遊北城中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荅空谷入門所見多十步九移目異花蕪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㡮戶綠水光蕪竹淨時

有獨立鶻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皴言惟此地少意恐
闢中獨小橋過南圃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渥若丹
千斛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盡東為方池野鴈雜家
鶩紅蕖驚合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
其北臨長溪波聲捲平陸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
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何嘗
載美酒來此駐車轂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何當辦
一身永與清景逐東坡李氏園詩

農

經不耕穫不菑畬易无妄　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繫辭　平秩東作平秩西成書堯典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盤庚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同上　厥

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大誥　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

陳修為厥疆畎梓材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詩七月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同上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大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載芟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良耜三農生九穀周禮太宰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考工記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記月令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左傳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　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並同上　樊遲請學稼子曰

吾不如老農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　丈人植其杖而芸並同上

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孟子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深耕易耨並同上　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管子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同上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荀子

史神農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史黄帝紀陳勝少時與人傭

耕嘗輟耕之隴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本傳）楊惲報孫會宗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歌嗚嗚（前本傳）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山把土手足胼胝（漢書）農之良者善養禾（賈山至言）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蜀本傳）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夫為然臣

記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上命録其詩嘗諷誦之五代史

傳記周家以農事開國國語 旦暮從事於田野霑體塗足同上 農不失時則成之農失其時則敗之六韜

集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王維 日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犁李白 歸閒事耦耕同上 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杜詩 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同上 刈熟擔肩赬韓詩 為農信可樂柳詩

稽人先耦耕九扈鳴已晚楚鄉農事春並同上倉廩無宿儲徭役獨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韋應物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新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江西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食粱肉張籍凌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儲光羲日旰嬾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同上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聶夷中

本朝田家何所樂臺笠日相親六一集 蒿葉候耕辰同上 西崦人間應最樂煮葵燒筍餉耕人東坡 卷野畢秋穫殷床聞夜舂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閒 勸農使者古大夫不惜春衫踐泥塗 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冬閒 但令黄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脫冠還作扶犂叟並同上 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桂梁稻鮒魚出網徹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王介甫 南村北村同一犂新婦餉姑翁哺兒山谷 看人秧稻午風涼同上

圃

經折柳樊圃（詩東方未明）二曰園圃毓草木（周禮太宰）任圃以樹事育草木（閭師）樊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論語）

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隂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勞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為圃者曰柰何曰鑿木為械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槹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莊子

傳記張老者楊州六合縣園叟也韋恕有女既笄張老延媒媪求娶之媪曰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圃叟耶張老強之媪不得已入言之韋恕怒曰為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即可未幾車載納於韋氏諸韋大驚曰吾度其必無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鬻蔬不輟親戚惡之張老曰某王屋山下

有一莊明旦當歸耳他日可令大兒往天壇山南相訪後如其言訪之蓋仙云廣記有一秀才求婚卜人曰君之室方二歲在滑州郭南姓某氏其父母見灌園為業秀才不樂徑詣滑訪之一日伺其父母出引女嬰使前以細針內其顱中而去女竟無恙後秀才登第娶廉使女其妻每天氣陰晦輒發頭痛醫者以藥封腦上有頂肉潰出一針遂愈因訪問女之所出方知本圃者之女云玉堂閒話

劉晏少妙道術遇道流三人飲酒極歡曰世間還

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後晏於衡山縣喫冷淘香菜芬潔劉公問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此菜劉公訪王十八與俱歸其後劉公病已屬纊得王十八藥三丸灌之蹶然而起逸史

集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杜詩　圃畦新雨潤媿子廢鋤來　連筒灌小園並同上

蠶

經桑土既蠶書禹貢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桑桑 詩七月 蠶月條桑 同上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 十畝之間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禁原蠶者 周禮原再也 季春戴勝降

於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

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記月令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於蠶室桑於公桑

子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

矣 孟子 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晴而惡

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荀子賦篇

史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天官書光武時野蠶成繭被於山阜後紀本武德五年梁州野蠶成繭唐書尹思正為青州刺史蠶至歲四熟本傳

傳記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齊閔王遊至東郭百姓盡觀瘤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遂聘為后齊國大治列女傳蜀

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其母誓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言驚躍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草母以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棲於桑上女化爲蠶食桑吐絲成繭蜀人塑女象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圖經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曰此地是君蠶室正月半日可作白粥膏泛於其上以祭

之當今君家蠶業百倍成如其言果大得蠶續齊諧記園客美姿貌常種五色香草忽有五色蛾集其上客收之生花蠶焉有一女自來養蠶以香草飼之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甕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女仙錄

集緑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李白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王建

本朝桑城日暖蠶浴六一集車鳴繅白繭桑葉正肥蠶食

飽並同上野人香火祝春蠶東坡扶桑大繭如瓮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同上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兩骭露與文可

樵

經䎱䎱錯薪言刈其楚詩漢廣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大東樵彼桑薪白華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禮記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左傳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同上

史朱買臣常刈薪賣以給食妻亦負戴相隨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年矣姑待之妻詈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乃聽其去後買臣為會稽太守云前本傳

傳記郎詠隱西昌採樵為業或擔至郡中人買之則曰我西昌逸士酒中人也今獻公所缺公當惠我所好廬陵記

王質入山採樵見二童子奕棋所持斧置坐而觀之童子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述異記見諜類

集或山而樵韓文 雪逕抵樵叟同上 採薪隴坂長李白 樵蘇遠相號柳詩 野迴樵唱來同上 谷口樵歸唱杜詩

本朝行歌採樵去六一集 薪歌曉入浦同上 樵童忽兩三東坡 偶隨樵父採都梁竹屋松扉試乞漿 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 尋山跨坑谷騰趠筋骨強並同上

牧

經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無羊詩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

矣室家溱溱同上在坰之野坰四曰敷養蕃鳥獸周禮太宰牧人掌牧六牧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牧人牛有牧馬有圉左傳

子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孟子孔子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同上君見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矣列子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

賤而與之政子莊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同上

史卜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子為牧之式乃布衣草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竒其言漢書匈奴徙蘇武置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公孫弘牧豕海上並同上　李密感厲讀書以蒲韉乘牛掛漢

書一帙於牛角上行且讀唐書

傳記甯戚俟齊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衣單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之因以為相三齊略記

初平牧羊有道士將入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道士引至山中相見兄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與兄俱往叱之云羊起於是白石俱起成羊闕

牧歌竹

枚詞者乘牛扣角至寺而歌 闕

公家貧自

牧牛與里中兒更甘為牛師 廣記

集閒時田畝中撥背牧鷄鵝 李白

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牛

之子來攀登 同上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

倚杖候荆扉 王維

牛羊晚自歸兒童戲野田 王貞白

稼穡既

自務牛羊還自牧 儲光羲

牛羊識童僕向夕自相呼 杜詩

草

肥朝牧羊 鄭谷

本朝乞我一牧童林間聽横笛 山谷

漁

經包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 易繫辭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詩何彼襛矣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谷風及小弁 敝笱在梁 敝笱 魚麗於罶 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南有嘉魚 之子於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 采綠 歔人掌以時歔與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 周禮 公矢魚於棠公羊曰公如棠觀魚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羅也登來美問大得也 春秋公羊傳 子釣而不綱 論語

子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孟子漁之為事也有鉤網罟筌罠𦊙罶罾罩𦊁笱𦊲梁罨箅䉖銛之類尸子渤海之東有五山焉曰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而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鈞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列子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蓧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綸不絶鉤不申竿不撓同上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

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莊子莊子釣於渭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同上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何以得之

對曰吾一釣而垂一魴之餌鯛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鯛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孔叢子　太公釣隱溪五十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往而觀之太公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暮而釋竿符子　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為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淮南子

史舜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史記　呂望窮困年老以漁釣干周西伯同上詳見琴操類　韓信至淮陰城下釣有一漂母

哀之與之食（前本傳）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禮樂志又董仲舒傳）

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帝思其賢令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乃聘之除諫議不屈耕於富春山後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後漢書）

左慈字元放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為鱠耳元放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方術傳）

翼莊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曰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

我釣自物且夫貪餌忘釣豈我哉晉書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掛於壁有頃風雷化為龍而去同上宋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南史王弘之性好釣或問曰漁思得魚賣否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同上傳記善釣者引魚於千仞之下餌香也呂氏春秋太公釣於慈泉同上呂望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農人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

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曰呂望封於齊藝文類聚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尚書帝命驗

宓子賤為單父宰陽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鱎魚也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不食者魴魚也薄而厚味子賤未至單父冠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陽晝所謂陽鱎者至矣說苑

楊州太守閻丘會僚友於轉沙亭令漁戸曰得魚多者有賞有一漁人以肉物作塊散懸於網上凡

十網得魚三千六百太守詢之曰魚喜鹿胎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揚州事迹楚江邊有漁者或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邪漁人之漁邪漁者曰昔姜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於青史皆以為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名耶若以漁人之漁但以月白風和浪静得魚供庖宰一身足餘則易酒獨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瀟湘錄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眞子以自號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漁歌錄

集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漁父皷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楚辭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綱截江

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杜詩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撑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脱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强泥沙有時立　强擬晴天理釣絲　接縷垂芳餌試問垂綸客　把釣待秋風並同上　狂歌從此别垂釣滄浪前李白羽沉知食駛緡細覺牽難韓詩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　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平明鞭

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裏溫水微茫絶又流深如車
轍闊容輈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為俟
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晡時堅坐到黄昏盡日持
竿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知蝦行蛭度似皆疑忽然舉
線若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　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
豈肯居沮洳　乂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中鱗憐錦碎
當目訝珠銷　競多心轉細得儁語時囂潭罄知存寡
舷平覺獲饒　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　獺去愁無

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日徒消並同上 漁澤從鱮魴柳詩 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罛罩柳詩 我為一寸鉤欲釣千丈流 魚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黮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緑並同上 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皮日休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笠緑蓑衣春江細雨不知歸又曰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張志和

本朝陸龜蒙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自叙）

采江之魚兮朝船有鱸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陸龜蒙）

笭箵苦難滿（六一集笭箵取魚器也）向暮卷空罾（同上）

漁蓑句好真堪畫（東坡）

還有江南風物好流水鱖魚肥

仰看雲天真箬笠旋收江海入蓑衣

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何日西湖尋舊賞淡煙踈雨暗漁蓑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與

酒無多少醉為期彼此不論錢數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卻尋歸路孤舟短棹任縱横醒後不知何處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並同上　一江風月趁漁船山谷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苛碎后山

獵見禮儀部田獵類

工

經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書梓材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周禮太宰 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二陶旊考工記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同上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曲禮記

子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孟子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

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並同上）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莊子）　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斵輪上同並　周穆王廵狩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𩕳其頥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穆王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聞偃師之巧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列子

史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後漢書　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

内轉之昇明中齊髙帝使祖冲之改造銅機圎轉不窮而向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南史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用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冲之有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並同上

隋煬帝北廵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北史裴延齡大搜市廛逮捕匠徒廹脅就工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唐書虢國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虢國以絳

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尚失一物不敢受直玄宗紀

傳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珍木天下巧工有二人皆虛騰緣木運斤斧於雲中子時起工至午時已畢故云子午臺也拾遺錄

凌雲臺樓觀極精巧恒隨風摇動而終無崩隕魏文帝懼其勢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樓即傾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世說

魯般燉煌人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屠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六國時公輸

班亦為木鳶以窺宋城 雜俎 北齊有沙門靈昭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遂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飲若不盡船終不去 廣記

集班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 甘泉賦 夫大木為宋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韓文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 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並同上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

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隟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委羣材會衆工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趨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柳文

本朝開寶寺塔都料預浩所造塔初成望之勢傾西北

人問之浩曰京師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有預都料木經三卷行於世 闕

商賈

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易繫辭 懋遷有無化居 書益稷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云行曰商處曰賈 周禮太宰 以商賈阜貨而行市 司市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考工記 秦師伐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 左傳 韓宣子

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請之子產不與韓子買諸賈人既成價矣賈人曰必以聞子產曰昔我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明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辱敝邑而謂敝邑強奪賈人是教敝邑背明誓也同上

孟子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

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並同上

良賈不為折閲不市荀子

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翠羽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為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韓子

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楊子

史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史記

孔氏用冶鐵致富因通商賈之利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天下熙熙皆為

市來天下穰穰皆為市往史貨殖傳序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同上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前食貨志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也同上灌嬰以販繒為業漢書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並同上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前食貨志宋劉伯龍歷

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南史何妥父細脚胡通商入蜀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北史

傳記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呂氏春秋柳仲郢有婢失意鬻之女儈導於刺史藍巨源他日巨源召鬻綾羅者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命輿還女儈家翌日詰其所苦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羅牙郎

乎廣記有貧人止販隻甕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其息已倍遂可販二甕自二而四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小記

集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西京賦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目語額瞬談智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成伯陽賦吏非商也吏而商汙吏之為商末若廉吏之為商也柳文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或云賈雄則農傷予感之作賈客詞劉禹錫冒良苦之巧言

數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傖獰詆欺相高詭態橫出同上

天外賈客歸李白

本朝晨裝赴徒旅夕宿訪閭井六一集

門前商賈負椒荍

山後咫尺連巴蜀東坡

未能逐什一安得摶九萬同上

記纂淵海卷八十四

記纂淵海卷八十五　　宋　潘自牧　撰

釋部

佛

史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支山收休屠祭天金人顔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西漢初帝開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

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通鑑漢明紀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梁高祖客問三教李士謙曰佛日也北史魏隋本傳初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通鑑隋紀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上遣中使僧衆迎之通鑑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傳記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沙門者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袁宏漢記集相貌既闢睟容已安選碑金姿寶相永藉安選行狀佛法入中國邇來六百年庶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韓詩佛之道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柳文西軒記國無有三惡八難人無有十纒九惱柳文永州龍興寺記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浮圖事神而語大　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

於中國者離為畢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柳並文

仲尼之有十哲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佛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婆離羅候羅是也白集傅

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土是身應供故隨念降生劉賓客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同上睟容瑞相並同上

三十二相具八十一種好備歐陽行周金蓮捧足寶珠垂髻王建集

本朝金仙氏之教有自來矣天毒之國實紀於山經竺

乾之師嘗聞于杜史西京名將得休屠天祭之人東漢諸王為蒲塞桑門之饌楊文公處州金沙院記　佛晦靈迹骨生舎利應現無方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刼火不燒金剛之骨賁育擊以千鈞之力終莫能毀類要吴孫權時僧會所言

僧

史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善為宏闊勝大之言精於其道者號沙門通鑑漢明帝紀　趙主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預言成

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綿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髪出家通鑑晉成紀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率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三百餘卷大營寺塔沙門坐禪者嘗以千數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晉安紀帝以恵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賔客輻輳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

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賞酒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通鑑南史宋高祖紀時佛教盛於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通鑑梁武帝天監八年魏自正光以後僧尼至二萬人通鑑梁高祖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唐明宗紀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是歲天下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周世宗顯德二年

傳記晉道安受業於佛圖澄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類記事始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增一阿含經沙門有三坐禪為上輩助衆為下輩無為經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旁布為佛弟子理義亦然其精至者號為沙門尊勝經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傳燈錄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天竺訪僧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此中國有僧之始史略曰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人為僧之始事物紀原

集法輪明智日慧海度慈航梁昭明太子詩戒珠靡鐵忍鎧無違智燈含影慧駕馳騑梁簡文帝慧日低輪下禪枝而返照法雲凝蓋浮定水以涵光駱賓王燒葉成香早得熏修之漸拂花為供都忘染著之疑崔融懷素律師碑擯俗捨家投簪落采衣屏繒纊食惟菰麥同上惟有牟尼珠可照濁水源杜戒珠如水獨潔麒麟之行法寶如山普聞獅子之吼燕公集梵旅時出寺杜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同上願將功德水從此濯塵機孟浩然法雨晴飛去天花

晝下來同上百千萬刧菩提種八十三年功德林八十三歲若不乘持僧行苦將何得荅佛恩深慈悲不瞬諸天眼清淨無塵幾地心每歲入關家九度戒律慇懃一戒重千金白傳集以無為為心地以不二為法門 口藏宣傳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 以眞如不二之宗助清淨得一之化 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 蓄為道粹揭作僧豪 道場半夜香花冷猶在佛前禮佛名並同上錫杖隨緣草廬入定行止依頭陀之法住持遠聲利

之嫓裴休元和尚碑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則靈泉湧溢李華徑山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柳宗元道源生之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脩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並同上燈前便是觀心處元微之心超幾地行無處雲到何天住有期頓見佛光身上出已蒙衣内綴牟尼同上八部天人入道場劉賓客慕道遵壞削之儀同上同翻

貝葉文劉長卿遠岳廻飛錫空門卧白雲　山僧獨住山中老惟有寒松見少年　作梵連松韻焚香入桂叢惟將舊瓶鉢却寄白雲中　花門午時飯雲外青山鐘滿腹萬餘卷息機三十年　身隨敝履經殘雪手綻寒衣入舊山獨向清溪依樹下空留白日在人間　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並同上　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杜荀鶴　童子為僧今白首暗鋤心地種閒情時將舊衲添新線披坐披行過一生同上　韓愈貶潮州浮圖之士

歡快獨師憤起求序以資適潮不顧險毒皇甫湜　自翻貝葉偈人施福果衣姚少監　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棄扇翣而洒清風歐陽行周　寂寂方丈內瑩然虛白門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同上　登滿足地超究竟天王建　法向空林說心隨寶地平王建　欲結三天社初降十地魔許用晦　心出是非外跡辭榮辱中禪心空已寂世路任為岐到院客長見閑關人不知寺喧聽講絕廚遠送齋遲並同上　水月通禪觀魚龍聽梵聲錢起　獨樹月中

鶴孤舟雲外人榮華長指幻衰病久觀身張承告　師步有雲隨師情惟鶴知方雄飛　讀盡龍王宮裏書劉禹錫　善師了達無牽束竹徑生苔晝掩門方雄飛　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著究境皆知權載之　雖然到城郭衣上不棲塵孟東野　駕横海之大航拯迷塗於彼岸唐文粹　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辨才而龍象蹴踏同上　千峯明一燈受僧不受紫衣僧鄭谷　一瓶一鉢垂垂老唐僧貫休詩　空門氣味長同上　本朝清譽落人間臨川　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水月如

萬竅風東坡領袖萬僧同上開不二門設無盡藏　道價喧
宇宙陳後山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
有大處比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東坡集　心開寶月嬋
娟處身寄浮雲出没間欒城集　臨夏巾缾誰與共迎秋水
石不勝閒　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
失時故人皆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座寂默
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
訥名之並同上　彼有釋氏子願力何堅固疏食十四春蓮

經一萬部尸庭未嘗出脣齒欲爛腐邇來功行淵漸覺休息處閒詠詩　遠公初度江道譽藹東晉參寥子詩

講說

史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親帥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經論三百卷通鑑晉安帝紀　據法座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梁武天監八年　支道林許掾共在會稽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忭舞世說

傳記以智慧刀裂煩惱網（金光明經）以智慧劍破煩惱宅（維摩經）聽聞妙法如飲甘露　本淨禪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傳燈錄）

集能令梵志達亦使羣魔讋（梁元帝聽講詩）以智慧火燒煩惱薪（陳徐陵長干寺碑）伏智慧劍破煩惱軍（盧藏用）說法動海岳遊方化公卿微言注百川疊疊信可聽一風皷羣有萬籟各自鳴（李白）黄金獅子承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同上）登法席居講坐緇素觀聽天龍圍繞摇麈尾而析理風生弄

象鼻而吐辭河注震雷霆之法鼓聾俗知驚整日月之慈燈幽途識曉崔法雄碑抉開生育眼擺去煩惱塵燭以智慧日灑之甘露津千界一時度萬快無與隣白傅集口藏宣傳十二部同上開善誘之門方便之力白帖拯苦海之沉溺救火宅之燒焚啟覺路之緘縢發空門之扃鐍並同上高筵談柄一麈拂講下聽徒如醉醒劉賓客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壇場外道邪山千萬重眞言一掃盡摧鋒並同上講席邀談柄孟浩然詩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

韓愈華山女詩

一雨普沾於衆緣萬類各吹於本分張說之

晉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著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柳文龍興寺記

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言道要莫不悽欷欣踴如獲赦宥同上

釋第一義開不二門王維集

談玄漸入微闕

本朝法師說法臨泗州無數天花隨麈尾坡詩

揮麈空山亂石聽同上

戒律

傳記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法華經 受諸飲食當如服藥勿生增減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色香戒教經 律師持戒自縛傳燈錄 集閑邪以律謝靈運作惠遠碑 守律護戒燕公集 戒月如珠獨潔麒麟之行燕公集 究律藏持範之軌峻僧法集止之儀裴休碑 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水上青蓮色李太白 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轉白侍郎 恩愛捨骨肉飲食斷腥膻同上 八戒

堅持用戒脩心白帖未及超於解脱且當攝於威儀同上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嗚呼無得而脩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柳文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取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眞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柳文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同上非獨心長淨衣

無一點塵姚少監天與出家腸一食齋不飢同上既飽心頭

飯不醉聲文酒王建年到白頭日行如新戒時方雄飛

本朝寒守三衣法飢傳一鉢歌臨川

禅定

史秦王興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通鑑晉安帝紀魏

主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通鑑宋明帝紀

集攝亂以定謝靈運作惠遠碑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杜身

猶縛禪寂　禪翕口宴如　苔蘚滿藤鞋荀鶴我心無我

亦無君之元微

禪僧偶向花前定滿樹狂風滿樹花蓮花猶是無波水莫逐狂風起浪心並同上

苦海莫能漂刼火不能焚白樂天

乘不退之輪證無生之觀白帖

密行傳人少禪心對虎閑劉長卿

光明徧照智見獨存王維

禪房空掩白雲飛劉文房

禪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孟東野

趺坐簷前日焚香竹下煙王建

老僧齋罷関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羅隱

久披山衲壞孤坐石牀寒文苑英華

始覺禪門氣味長杜牧之

本朝老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歐公集　遼遼未必都非夢了了方知不落空坡詩　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同上　僧定端居不計年欒城詩　蒲團布衲一藤床心地虛明睡自亡同上　莫怪道人口掛壁桃花燕子自能禪語録

參請

傳記洞山云這裏合下得一轉語有一上座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傳燈録　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壓中人自老天

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缾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鷄暮鐘同上

集四時長者頻叅白露之溪三月蒲輪屢問梧桐之水庾信碑

翼亮緇徒發揮元極陳子昂彫談全奥旨妙辯激玄津駱賓王

吾師雨花外杜詩欲離煩惱三千界不在禪宗八萬條元微之

遍將死若救人間今因為說無生死並同上所

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諭韓文與顛師書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

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如獲赦宥柳文傳佛與心　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髮童齒毀踴躍執役並同上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劉賓客以智月開暫法鼓破聾李華塔紀以心傳心天地不知唐蔣防文問者廓然自得佛味盧肇所至之邦被蒙法味權載之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同上

本朝郄為叅禪買得癡臨川禪指未終千偈子坡詩為公分作無盡燈照破十方昏闇鎖　巉巉玉為骨凛凛霜入齒

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泥沙底　萬象入我牟尼珠　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　憑師為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話人並同上

修行

傳記晉沙門慧遠於廬山集一時名士高僧會於般若臺精舍立誓同修淨行俱為佛國之遊本傳廬山記云因號曰白蓮社

集遣十纏之縶縛祛五惑之塵滓江總文　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掛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柳詩　四祖數十年中

脅不至席圭峯禪詮

超悟

傳記虛幻非實身喻芭蕉之形明徹無瑕心學琉璃之地白帖超大塵之境獨步迦羅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聖教序五蘊皆空諸漏已盡高僧傳手提諸佛直指本來面目諸方尊宿無能出其右傳燈錄永嘉玄覺禪師初謁六祖問答相契便欲辭去祖留一宿覺同上集遂揭無生之筌而時超有漏之句顓潔道行受蓮華

經經極翻三心滅不二形妄緣盡歸眞化冥陳子昂 湛心

觀心煉性見性李邕 四禪合眞始一切是虛假孟浩然 傳千燈于

智種了萬法於眞空李白崇法寺文 眞機澄天光獨朗謝垢氣

已窮佛根源韓送暢詩 文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李白

亂韓文 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柳文 脩最上乘解第一義

無體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眞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

於實相永州寺記 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同上 性眞悟幻泡行潔

離塵滓白侍郎 心中眼觀心外相 只有解脫門能度衆

苦厄　以無相為心地以不二為法門　契心則離於文字得意則假於筌蹄　悟本生不滅之義證心地無相之宗　拔有漏之身超無量之法並同上　心臺照耀百千燈白贈宗密上人詩　一悟寂為樂此生閒有餘王維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於多刼來植衆德本於般若力坐菩提家　心主自在萬有皆如頂法真空一乘不立並同上　中止水外浮雲之權載　嘗欲出健羨遺名聲不使塵機世想滑湣靈府同上　情超五濁志悟三明劉禹錫　求法不二解空第一

達無量義轉不退輪李嶠碑　我無生滅隨世緣李華碑　萬緣

盡空一切不動李適之禪師法顯碑　光陰難駐跡如客許用晦　心火

自生還自滅元微之　因知萬法刼盡與浮雲齊劉文房　悟色

身無染觀空事不爭道心長日笑覺路幾年行張承吉　見

性覺經繁姚少監　會理却無我觀空厭有形孟東野　行高識

遠超悟辨達唐文粹　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同上　百丈得大用

黃檗得大機唐錄　眞空洞照熱惱頓盡水其性雲其身歐陽

行周

本朝浮雲掃盡但掛孤月坡詩古佛既手提諸方皆席卷如蟲得羽化已脫安用繭同上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欒城集

定力

傳記晉惠遠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每送客以虎溪為界高僧傳廬山記云昔遠師過此虎輙號鳴遂為名焉身影不落俗家釋氏會要穩披雲衲坐藤床杜荀鶴集隆安六年桓温遣書於惠遠令致敬王者惠遠荅書

論不可致之意又言袈裟非朝廷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非沙門之像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慧遠集

三濁四染不能渝其質崔融律師碑雙鳥不踐居士之門六根不染欲界之塵獨孤及作律師銘八風吹不動寒山子詩

自負

史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晉書

傳記晉沙門釋道安自號彌天模楷三寶記晉慧遠既入道常以大法為已任廬山遠法師傳

僧補朝官

史廬陵王義眞欲以慧琳爲西像都督通鑑宋文帝元嘉元年帝以慧琳美談論與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輳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同上

傳記隋文帝以沙門彦琮爲翻經館學士後始命僧以事事物紀原

僧贈謚

史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謚曰大

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通鑑唐太宗大歴十年

傳記後魏太祖時僧法果卒贈老壽將軍謚趙胡靈公此僧賜謚之始也事物紀原

僧賜紫

史大唐三年僧惠崇賜紫袈裟代宗實錄

傳記僧史略曰則天朝僧法朗等賜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事物紀原

集愛僧不愛紫衣僧鄭谷詩

論法

集大千入毫髮李太白　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縁法為大乘白居易與清法師書　未悟病時須去病已知空後莫依空白　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同上　百千聞法咸蒙離垢億萬同會俱證無生李華浮圖之教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遂困窮之謂慈劉賓客　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柳文　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

戒為之墉恵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　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同上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權載之文　桑門之患有二焉未得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見所縛　十二因緣之中生死循環憂悲蘊聚非大聖以利刃斷之慈航濟之則淪胥顛沒之不給矣同上　積苦為海舉足見溺積邪為山舉足見礙文粹

本朝震雷霆之法鼓聾俗知驚聱日月之慈燈幽途識曉（類要）笑謂西來意雖空亦不空（臨川文）萬事都從刼火燒（同上）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步二門（東坡）若造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外道壞法如刀截空壞者既妄護者亦空　論道無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水淵然及其以無所故而得則承蜩意鉤毀瓦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訓誰有　室空無有猶設一榻空毗邪

城奔走竭蹷二士共談心說妙法彈指千揭了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為鏤氷雕雪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焰　一室各雖徧滿不相壞雜　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乎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常壞以捨故常在　學者以成佛為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為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

之中一念正眞萬法皆具及其厪若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刼不復　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未能轉千佛　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並同上）

論經

傳記經卷雖小佛口所說（續高僧說）

集具葉傳金口（駱賓王）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

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便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

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剥膚為紙即滅如筆畫水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白傳集 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柳文

本朝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

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好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坡詩

僧寺

史後趙石勒奉佛國人爭造寺廟通鑑時佛教盛於洛陽中國沙門之自外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北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梁武帝天監八年魏世宗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

寧尤盛佛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天監十五年元魏自正光以後寺有三萬餘區梁高祖魚朝恩奏以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唐代宗天歷二年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唐憲宗元和三年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唐穆宗長慶二年祠部奏括天下寺四萬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國眞等復勸之乃

先毀山野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餘人僧及尼大秦穆護祅僧皆勒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唐武宗紀武宗毁招提蘭若四萬唐食貨志勑於兩街四寺各置道戒壇度人三七日唐懿宗咸通三年勑天下寺院非勑額者悉廢之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周世宗顯德三年

傳記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寺宇皆取其稱焉應劭風俗通

含蘂國有維摩故宅顯慶中王玄策以

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唐高僧傳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刱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事物紀原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之起也同上集崇基表剎立禪誦之堂焉選寺碑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天台賦傍見精舍開長廊飯僧畢孟浩然野寺垂楊裏杜詩野寺殘僧少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秋毫野寺江天豁杜林蘭若秋風晚更宿招提境金剎

青楓外同上 窕窈青蓮宇元微之 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綉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劉賓客 躋閣謁金像攀雲叩禪扃韋應物 岧嶢青蓮界同上 片雲生半壁萬壑遍千鐘劉長卿 禪房空掩白雲中同上 發地結青茅團圓抱空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機客柳詩 南岳長老代宗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同上 招提精舍梵宮祇園淨土並寺名白帖 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司空圖 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王建 僧居隨處好温飛卿 郭裏雲山全占寺方雄

飛 何如一衲塵埃外日日香煙夜夜燈 羅隱 八功德水波動青蓮之池七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 唐文粹 蓮花天晝浮雲卷貝葉宮春好月停 僧皎然詩

本朝青松行盡到山門亂峰深處開方丈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歐公詩 踈鐘挾谷響悲梵入樵歌 臨川 湔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喚不應嗔人踏破蒼苔色 曾要僧寶磨詩 又見坡詩注 武宗會昌五年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 會要 元和二年薛平奏諸請賜

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杭州南亭記所謂去其山臺野色四萬所是也温公通鑑考要夜凉疑有雨院静似無僧坡詩精廬髣髴類天宫欒城詩

相貌

集老鶴無衰貌劉長卿伏犀插腦高頰鬭之韓退晳晳肌骨松寒玉清歐陽行周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同上道成神氣閑劉賓客靄然之和登於眉宇得其道者不待言説之權載

生有異表幼無兒戲嶷如山立湛如川停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權載之山貌自高古杜牧之

戒臘

集臘數等松椿賈浪仙山僧獨在山中老惟有寒松見少年劉長卿

披剃

史吳夷狄之國祝髮穀梁范甯曰祝斷也後趙石虎奉佛國人削髮出家通鑑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下髮以師賢為道人

統宋文帝紀祝髮事浮屠唐書

傳記投簪落髮委命受業廬山記

集行行入幽荒甌駱從祝髮選景陽雜詩慕道尊壞削之儀

劉賓客西晉已上不許中國削髮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事物紀原

本朝覆以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見類要

住持

集緇徒擁膝迦孟浩然居室方丈名聞大千劉賓客方丈了

無塵之（元微之）　涖法會主僧盟（白傅集）

本朝領袖萬僧（坡詩）

結夏

傳記夏時長養之節恐傷折草木踐履生蟲故九十日安居念道（荆楚歲時記）　四月十五日乃法王禁足之晨釋子護生之日僧尼結夏又謂之結制解夏又謂之解制（同上）

本朝休夏巾缾誰與共（欒城集）

浮屠

史魏作永寧寺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臺下及黄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同泰寺浮屠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屠同上中大同元年集半雲躋寳塔時望盡京華坐覺諸天近空香逐落花孟浩然無憂王之建塔天輒雨花法苑珠林本朝魏明帝時於道東造周閣百舍名為官浮屠精舍

見類要高僧傳曰康僧會赤烏十年至建鄴孫權使求舍利既得之即為造塔晉帝過江更修飾之此葢中國造塔之始也事物紀原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類要佛滅後鐵輪王一旦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合璧

齋供

史楚王英奉黄縑白紈贖罪詔還遣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通鑑東漢明帝紀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親為衆僧賦食行水齊武永明二年高力士作寶壽寺

鐘成作齋以慶之唐玄宗天寶七載李太后在封禪寺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五代晉少帝開運三年

集眞味推飴露衆香惟菹蘭文苑英華蔡希寂詩

師弟子

傳記寶林曰佛未涅槃時告迦葉曰吾清淨法眼以付汝寶林語録衣法相傳以為符印曹溪已後不聞此事圭峯禪注

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弘賛佛法惠遠往歸之廬山記杜注遠法師傳

達摩謂門人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傳燈録

集解髻傳珠袖衣授寶（梁陸倕天光寺碑）佛法津梁侯子而入厥徒烝烝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柳文）以心傳心天地不知（唐蔣防文）學徒百人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脈分焉（劉賓客）

雲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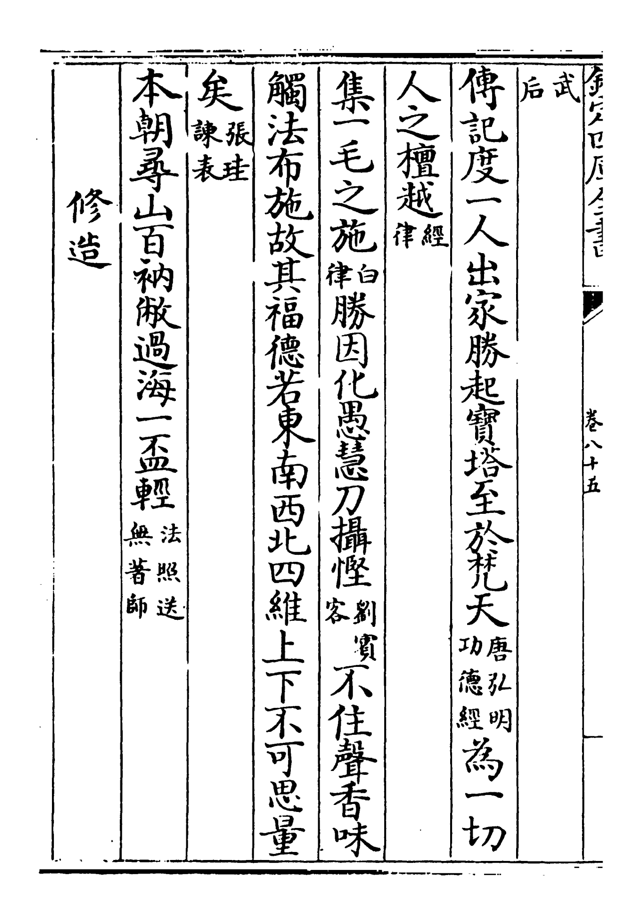
傳記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長阿含經）

集擁錫來遊（選寺碑）釋子彌天秀獨漢南來（駱賓王）其來也

雲凝其去也風休韓文送令縱 振錫如飛白玉輕劉賓客 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濱 杖錫閒來往無心到處禪並同上 誰識往來意孤雲長自閒劉長卿 振錫而往其心浩然權載之 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錢起 縱雲孤鶴無留滯定恐煙霞不放回方雄飛 去住如雲鶴飄然不可留同上 閒雲與孤鶴何天不可飛僧貫休 九天飛錫四海浮盃王文席常住回記

緣化捨施

史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通鑑



武后

傳記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於梵天唐弘明功德經為一切人之檀越經律

集一毛之施白律勝因化愚慧刀攝慳劉賓客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若東南西北四維上下不可思量矣張珪諫表

本朝尋山百衲敝過海一盃輕法照送無著師

修造

集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磚掃地平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裏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韓詩構樓架閣切星漢同上伐木墐土柳文披山伐木崇構法守則地得其勝　作精室不命而獻力不忻而薦貨並同上

本朝曾遭刼滅壞今遇勝緣脩臨川閣浮提國中悉皆歡喜兜率陁天上如是粧嚴石敏若文

與士夫交遊

史沙門支遁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儁甚相知賞晉郗超傳支遁與名士孫綽李光許詢等築室東土與王羲之同志宴集於會稽山蘭亭晉書白居易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自稱香山居士唐書傳記晉慧遠見廬峯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為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絶塵清俗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

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凡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高僧傳支遁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遥羣儒舊學莫不嘆伏高僧傳竺道生入廬山七年後止青園寺王弘范泰顔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高僧傳遠法師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静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廬山記謝靈運求入淨社師以心雜止之范甯在豫章師請入社范不能從廬山記社

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惟嗜酒（遠法師）（主遠）

盧阜雜記

劉遺民慕遠公名德欲白首同社（廬山記十八賢傳）　雷次宗立館東林僧房之東與遠公同社　宗炳入廬山築室與遠同社（並同上）

潮州有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韓文）　文暢喜為

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韓文送文暢序)昔者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遊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柳文)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負業往造其門下(韓文)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柳宗元作徹上人詩)

本朝白公在廬山與奏湍朗晦四禪師追遠宗雷之迹為人外之處(類要)支遁與謝公為山水之遊竺法師與王

文度為死生之約同上王羲之在會稽聞支遁名未之信後遁還剡王詣遁觀其風力謂遁曰逍遥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乃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同上浮圖秘演與吾友石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節相交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竒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悟一時顯士皆願從其遊歐公秘演詩集惟儼學於佛而通儒術非賢士不妄交嘗曰吾不妄交人故能得天下士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歐公惟儼文集序　辨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往來亦風流東坡辨才老師詩前序　佛者惠屢從歐陽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東坡屢上人詩集序

為士大夫崇敬

史沙門支遁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晉郗超傳

傳記昔謝靈運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見遠公肅然心服及寺觀翻涅槃經因鑿為臺植白蓮池中名其臺曰翻經臺因號白蓮社廬山記　慧遠法師碑謝靈運撰張野序同上　姚興欽風德遠愈施桓玄震主不覺致恭同前社主遠法師傳　遠公卒張野為序稱門人廬山記　集歸到雙林親慧遠唐裴休詩　嘗為遠公傳永懷塵外蹤孟浩然詩

詩僧

傳記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體不合乃於舟中作古體數十篇為贄韋公不稱賞明日寫舊製獻之韋大嗟嘆唐因話錄

集人言澄觀乃詩豪一座競吟詩句新韓詩戰詩無與敵浩汗横戈鋋韓詩送靈師

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藩維大臣文武豪士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送令縱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送無本

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

志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送文暢序多生修律業外學得詩名張文昌詩思竹間得道心松下生

本朝浮屠秘演喜為歌詩以自娛石曼卿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雄健有詩人之意歐公秘演詩集序惟儼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惟儼集序閒中用意歸詩筆臨川佛者惠厘從歐陽公游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東坡厘上人詩集序清言氷玉質壞衲山水紋後山

圓寂

史佛圖澄卒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見師擕一履西去季龍揭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趙録

集識滅形全與凡死 劉賓客 燈續生前火爐添沒後香 錢起

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 賈浪仙

寶山枯龍移水涸 呂温彌阿寺碑 殘經窓下依然在 劉文房 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刼壞智月常圓 李華碑 宴坐示寂 同上 化緣既周趺坐報盡 王僧碑 飛鳥無跡去雷罷震 獨孤及作

師銘千載空雲去唐文粹烈烈英風橫飛西土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同上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白居易詩見太平廣記

本朝佛圖澄欲使人辭石虎曰厭幻之軀化期已及見類要昔本無生今亦無滅東坡集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瑩然牟尼歸眞于土霜顱隱白毫鎖骨埋青玉皆云似達摩隻履還天竺同上後魏二十八祖達摩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

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遊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還曁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嘆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景德傳燈錄

茶毗

集薪盡火滅歸眞息煆梁簡文帝文　身壞口不壞舌根如紅蓮白侍郎　焚却坐禪身賈浪仙

本朝玉骨隨薪盡空留一分香臨川今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東坡

祭挽

集緇素墜心棟梁落構李邕碑紹繹風於西域廻佛日於東維李白祭睿和尚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白傅福智壽膽天下一人靈芝無根霜竹有筠師身是集假師心是眞白傅集

本朝欲向橫堂一揮淚翻思月落不離天何正平

尼

史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為尼通鑑唐高宗永徽五年 勑禁私度僧尼是歲天下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後周世宗顯德二年

傳記僧史畧曰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葢中國尼之始也事物紀原

集大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為行狀凡塟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無染實來涕淚以求無染韋氏女世顯貴柳文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為尼白居

易詩曰頭青眉眼細十四女沙彌步慵行道困起晚誦經遲應是仙人子（小名仙人子）花宮未嫁時（長慶集）生來未掃眉身輕禮拜穩心慢記經遲（王建集）女釋者（柳文起廢荅）東晉何充始捨宅安尼此蓋尼寺之起也（事物紀原）

本朝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齊剪向殘春　貝葉乍翻疑軸錦梵音初學誤梁塵從茲艷質成空後湘浦都無解佩人（詩話）

記纂淵海卷八十五